

水中緣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陳君慎言著社會言情小說『花生大王』發售預約券該篇以犀利之解筆，剖社會裏層，關於商界投機倖僥之危險，市繪之無行，以及家庭婦女情愛各問題，均有澈透指示，情節曲折，處處引人入勝，看過以先陳君所作之書者此書不可不看因此書內容更加豐富全書十餘萬言定價一元一角預約八角定八月十日出書售預約券處

北京宣外果子巷張相公廟十四號

華 龍 印 書 館

代售處：北京崇外打磨廠一八六號

大 華 書 局 轉 交

水中緣

目錄

第一章 春眠不覺曉.....一

第二章 處處聞啼鳥.....二八

第三章 夜來風雨聲.....五十

第四章 花落知多少.....九八

水中緣目錄

言情
小說

水中緣

耿小的著

第一章 春眠不覺曉

北京的春天，有一種說不出令人陶醉的風光，感到這種風光的人，就非常興奮。俗語說「春困」者，因為興奮過度的緣故吧。所以春眠不覺曉，完全是昨夜聽風雨聲來着之故。要不然就是打了八圈牌，亞洲大學的第三宿舍，有兩位高材男生，一個叫着溫嘯波，一個叫作魯勝南。兩個住在一個宿舍裏，感情弄得還不壞。晨光是很醉人，溫嘯波嘴唇吹着愛情的歌，一邊整理他的西服，魯勝南仍躺在被窩裏鼾睡，鼾聲正好作溫嘯波的低音部，那鼾聲忽高忽低，也很幽揚。魯勝南便有真點能耐，打呼嚕能有節拍，而可以想見他睡得舒適平均。溫嘯波的歌聲止了，魯勝南的低音還在奏着，溫嘯波看了他一眼，走過去把窗戶開開，一陣清風撲進來，異常舒適，魯勝南的鼾聲也戛然而止。吐了一口炭氣，剛要轉過身體睡去，溫嘯波却推了他一下道：「起呀！這麼好的晨光不出去散散步？多麼可惜。」魯勝南閉着眼睛道：「再睡一刻，好困，過廿分鐘叫我！」溫嘯波道：「別睡了，少睡一刻也傷不到尊體那兒去」。魯勝南把眼睛睜開，把枕旁的表拿起來看了一下道：「早得很，現在剛九點半。反正早場也趕不上了。」溫嘯波道：「你忘了春華女中開運動會了嗎？」魯勝南一聽，立刻坐了起

第一章 春眠不覺曉

來，揉了揉眼睛道：「哎呀，現在已經開始了吧！」溫嘯波笑道：「不，密斯王恐怕還沒上場，她的節目是在決賽裏面。現在也就剛剛開會，會長還得致詞，運動員還得遊行，什麼徒手操表演，一切的沒用的都在前面。」魯勝南一聽，立刻披上睡衣，跳下地來，跑到房門口，好像運動場的揚聲筒似的喊道：「趙高！趙高！」趙高是校工，專門伺候宿舍的，他的名字和秦朝奸臣趙高是一樣，性情手段差不多，他如果當了宰相，恐怕比古趙高還要好些，雖然他口口聲聲老是仁義道德。趙高來了，進門便笑道：「魯先生嗓門真大，唱花臉一定好！」魯勝南道：「媽的，你那麼些話！快打洗臉水！」魯勝南有這種脾氣，高起興來，不論大小，都開玩笑，有時跟聽差的聊上半天，可是有時候生起氣來，是不論秧子。溫嘯波不然，高興的時候，對人也是那樣，不高興的時候，也是那樣，趙高把洗臉水打來，魯勝南先照鏡子，摸摸自己的下巴殼，自己罵道：「媽的這鬍子，長得這麼快，昨天早晨刮的，今天又長出來了。」趙高道：「您不如拔了去。」魯勝南道：「肉裏長着，嚮往外拔，媽的出這個損主意。」溫嘯波道：「你越刮越多。」魯勝南道：「越多越刮。」說着，把嘴巴上下都抹上許多肥皂沫，膏下巴變成白下巴了。溫嘯波道：「這一來很像聖誕老人。」趙高笑道：「不是生蛋……。」魯勝南道：「快叫兩輛車，在門口兒等着，一善女中，一毛錢一輛。」趙高出去了，魯勝南刮着臉，溫嘯波說着密斯王怎樣跳遠，大腿怎麼白，說得魯勝南直流含拉子，他一着慌不要緊，把下巴划了一個口子，直往外流鮮血，他嚷道：「快拿牙粉來！媽的

又划了一下子。」溫嘯波忙把牙粉遞過去，上了半天，也堵不上，血是直流。溫嘯波道：「貼塊橡皮膏就好了。」魯勝南道：「貼橡皮膏多麼難看！不成，得堵住才好。要不然我不去了。」溫嘯波道：「刮了一個口子怕什麼？那兒值得不去？」魯勝南非堵住不可。」一邊說着一邊堵。後來堵住了，溫嘯波道：「這不是一樣落個痕跡嗎？魯勝南道：「拿雪花膏多抹上一點，也就看不見了。」說着，硬用雪花膏，像砌牆一樣的膩了一道縫。趙高走了進來，說：「魯先生。車已經叫來了，兩毛錢。」魯勝南道：「媽的！叫你一毛錢雇，怎麼兩毛錢？」趙高道：「還有溫先生一輛，不是兩毛錢嗎？」魯勝南笑道：「你這小子，說話老不說明白了。」溫嘯波道：「快穿衣服吧！」魯勝南道：「還沒吃點心。」溫嘯波道：「算啦吧！現在提倡廢朝食呢。況且看見王小姐，也許就不餓了。」魯勝南道：「對，馬上就走。」說着穿了衣服，魯勝南還提了手杖，兩個人這才出門。魯勝南的手杖，一點不相配他的人。他是個粗率的人，他却要往穩重裏去學，所以有時不倫不類的，比方他拿着手杖，心想作成紳士的樣子，但是沒走了幾步，那手杖掄得比腦袋還高，往往掄到人家的鼻樑子上。他們上了車，向一善女中而來，魯勝南的手杖，又變爲催快之具了。他曾經爲催快打破了車前的玻璃燈，兩個人到女中門前，果然熱鬧非凡，掛着校旗，臨風飄蕩，許多小姐校門進出，若翩跹蝴蝶，目不暇給，兩個人擠到裏面，直奔運動會，老遠便聽見小姐們的歡呼，笛聲，槍聲，報告聲，全都送進耳鼓來。魯勝南提着手杖便往前跑，溫嘯波道：「這一刻你又忙起來了。」魯勝南道：

「二百米預備了，快，密斯王在那裏。」兩個人擠到起點那裏，氣喘喘的，魯勝南還踩了兩位小姐的脚，踩得人家直罵閒話，溫嘯波跟在後面全聽見了，她盡替魯勝南一路道歉了。擠到裏面一看，起點上一個人還沒有呢溫嘯波道：「你看，人家剛喊預備，還沒喊出場，你就忙得不得了。」魯勝南道：「媽的，報告員乾脆報告趕快出場多好。」溫嘯波道：「人家是有時間的，都隨着你老爺的意，那還成嗎？」魯勝南道：「喉，你看，這報告員不是武放人那傢伙嗎？」溫嘯波道：「他是專門愛幹這些勾當。女學校請他，白盡義務都幹。」他們兩個人，一邊說一邊看着。看那運動場裏的運動小姐，個個穿着短褲，把兩條玉腿露在外面，日光閃着，肉色一陣陣反映到人眼裏，委實叫人心癢，有的小姐頭上結塊手巾，特別有一種風韻，有的小姐坐在沙池子旁邊得意的談笑着，在四圍數千觀衆中而旁若無人的樣子，那些評判員先生們，戴着紅條，跑東跑西，不知忙些什麼，手裏拿着鉛筆和本子，抽個冷子向女運動員笑一笑。報告員武放人扯着大嗓子報告，沒得報告的時候，便叫糾察員維持秩序。二百米的運動員出場了，個個精神煥發，跳出場來到二百米的起點集合，魯勝南的精神來了，把手杖往腿裏一夾，好像騎竹馬，兩眼直勾勾的。王小姐特別活潑，有時撫着兩腿，有時撩着頭髮，有時跳一跳，在魯勝南眼光中，沒有一處不漂亮的，不動心的。王小姐的臉是瓜子形的，可是比瓜子還圓正的多的多，眉，目，口等擺在瓜子上，卽或是雕刻也雕刻不出那麼勻襯來，在笑的時候，比不笑的時候還勻襯，真是怪事！一會兒，評判員過來點名，評判員叫到「三號

「的時候，王小姐答應了一聲，溫嘯波低聲對魯勝南道：「三號，聽見沒有？」魯勝南道：「我早聽見了，比你注意的多。」她們站好了位置，王小姐總是面帶笑容，彷彿絕對可獲錦標的神氣，溫嘯波道：「五號也不錯，不知道叫什麼名子？」魯勝南道：「管她！我就注意三號。」溫嘯波笑道：「這樣一說。你還算愛情專一。」魯勝南得意了，彷彿就和王小姐戀愛了似的。這時評判員叫聲站好，小姐便全彎下腰去，評判員又喊聲預備，跟着放了一槍，這些小姐便遊龍起鳳一般的跑下去。四面歡呼聲，鼓掌聲，鼓勵了小姐們的勇氣不小。有的喊加油的，有的喊王少珍第一的。王少珍小姐的兩條玉腿，在跑道上極速度的跑着，後面緊跟着是五號小姐，幾乎和王少珍平行了。大家喊得更厲害，魯勝南手全出了汗，攢着拳頭喊道：「快呀！別叫追上！」震得在旁邊站着的小姐們一邊看他，一邊捂着耳朵，手杖掉地下也不顧的拾。到了終點，王少珍五號小姐同時到達步不分先後，魯勝南道：「差這麼一點，真是！裁判員不公，不能一塊到終點，多少總差半步！」溫嘯波道：「你管人家的閒事，誰愛第一誰就第一，與你何干？」魯勝南仍口口聲聲。裁判員不公，大家都在笑他，王少珍披着氈子，被兩位同學的扶着，到運動員休息室去了。有一位小姐因為跑在最後，她竟坐在地下哭，魯勝南道：「咱們到她們休息室看看。」溫嘯波道：「那多不好意思？」魯勝南道：「這又有什麼的？」說着拾起手杖和溫嘯波一同走去，一邊走着一邊談，他說：「三號是不壞，沒有一處不美。我就不愛那林黛玉式的小姐，都彷彿得了癆病似，一點精神沒有。」

還是三號好，多麼活潑。」溫嘯波道：「你愛她嗎？」魯勝南道：「愛她不是一天了。」溫嘯波道：「她愛你嗎？」魯勝南道：「她還不認識我。我說，你得給我出個主意，叫她怎麼認識我才好。」溫嘯波道：「我現在有一個主意，准叫她注意你。」魯勝南道：「什麼主意，快說！」溫嘯波剛要說，忽然王少珍從對面走來，這兩個人不由得站住了，眼光隨着王少珍走，王少珍走過去，兩個人把脖子歪得一百二十度。魯勝南：「乾脆，咱們也向後轉。」兩個人又翻轉身來，這時看王少珍彷彿要見什麼人的樣子，走得很快，兩個人緊跟着，溫嘯波都有點不意思了，魯勝南非拉他不可。正走着，忽然。王少珍在一個穿西服的青年前站住了，那青年手裏拿着一包水果，大概是給王小姐送禮的，王少珍笑着接了過來，溫嘯波和魯勝南站在一旁，低聲說道：「這個青年是誰？」魯勝南道：「一定是她的家屬。」溫嘯波道：「不吧！看那樣子不像，多一半像情人。」魯勝南道：「不，情人什麼樣？非是他的家裏人不可。」溫嘯波道：「也許是表哥。」魯勝南道：「表哥也不是許是她的舅舅之類。」溫嘯波道：「舅舅不會那麼大年紀，一定還要老一點。」魯勝南道：「我說是叔伯兄弟，一定不錯。」溫嘯波笑道：「你總是怕說她是她的情人，其實滿打是她的情人，也沒有關係呀！」魯勝南道：「你這傢伙說話老那麼殺風景，非得叫人家不痛快爲止。」溫嘯波笑道：「誰叫你總是那麼怕說。我說，不要緊，即或是她的情人，也沒有關係，我可以給你想主意。」這時候王少珍和那男子說着話，忽然又一個女運動員來找她。她遂和那位小姐提着水果，一

同去了。魯勝南道：「你看見了沒有？她看了我一眼。」溫嘯波道：「我看她是看了我一眼。」魯勝南道：「你別往臉上貼金了，她明明先看我手杖，而後看到我。」溫嘯波道：「也是她看了你一眼，在看完我順便的時候。」魯勝南用手杖拄了溫嘯波腳尖一下道：「走，不看了，反正你得給我主意。我餓了，該吃飯去了，我請你。」溫嘯波道：「喝，你倒不錯，先拿飯來利用人。」魯勝南道：「得啦，得啦，這不算請客！我真怕你，說話老說在人家最怕的地方。真是殺風景！」溫嘯波道：「不再看着她吃水果嗎？」魯勝南道：「走吧！吃水是有什麼可看的？」他們一邊說着，一邊走了出來。他們走出，到一個飯館子，一邊談着說話一邊吃着飯，魯勝南道：「你得給我個主意。」溫嘯波道：「我先給她寫一封信。」魯勝南道：「別說啦，說了半天，還是這麼一個主意，這個主意不用你說，我也想的到。不成！另想。」溫嘯波道：「另想也得走這一步。」魯勝南道：「走到好走，這封信你去了，她要理才怪！這不是白饒一面兒嗎？你想，她的情人那麼多，一天要接到多少信，她能把一個不認識的信，放在眼裏嗎？」溫嘯波道：「不然，情書寫得漂亮，也可以博得美人青睞，字體秀麗，詞句婉美，她一看便能想寫信的人是如何溫柔，如何的富於感情了。況且現在人們，寫得漂亮情書的很少，女人又專門好人家諛她，贊她，情書這方面能佔勝利，便有把握得到她的心。文字是如何的有力量啊！」魯勝南笑道：「你先別替你們文學家誇張，我先問你，我的情書是你給寫嗎？」溫嘯波略一沉思，魯勝南道：「你給我出的主意你就得給我

寫，沒問題，這你跑不開，你這叫我找枷扛，可是現在還有一樣，我現在想叫她先認識我，能够見着我，跟我談上兩句話，我就能叫她愛上我，你信不信？文字上不敢跟你吹，交際上我敢伸大拇指的。自要叫她見着我，就沒問題，然後再用情書一輔佐，媽的，准跑不了！」說着，無意中用筷子一敲，碟子響了，夥計答應着走了進來道：「你要要什麼？」魯勝南抓抓腦袋道：「來個溜魚片吧！」夥計答應出去了，溫嘯波道：「你還沒飽嗎？」魯勝南道：「把碟敲響了，把夥計叫進來，不好意思不再來個菜。我說，咱們還說咱們那問題，怎麼着來了？我又忘了，剛說過的，媽的，這個記性。」溫嘯波道：「叫她先見你面。」魯勝南道：「對啦！對啦！叫他先見我面，我就有把握把她抓着。」溫嘯波笑道：「不能那麼容易吧！你看今天那個穿西服的，就很漂亮呀！」魯勝南道：「他多漂亮不成，運動員愛好漢，越想我，她越愛，好漢愛好漢麼！我說，好主意再來一個，怎麼樣能使她見着我？再來一個！」溫嘯波低頭想着，夥計把菜端進來，魯勝南道：「再來一個！」夥計道：「是，來個什麼？」魯勝南道：「不是叫你來菜，這個菜就是多餘了！」夥計退出去了。魯勝南又對溫嘯波道：「想想，有什麼主意？」溫嘯波道：「主意是很多，可是你都用不上。」魯勝南道：「怎麼呢？」溫嘯波道：「譬如你要是會畫畫，在公園開個個人畫展，給她寄個請帖，你自己招待，一定可以遇見她，同時你再送她一張兩張的，她更得喜歡了。」魯勝南道：「不成，我一點兒也不會畫呀？要是運動會能夠自己開一個我倒成了，可是沒有那麼辦的。要是知道她

常上那兒去，可以到那兒等她，我想可以等得着她，到那時我自方法想，你瞧着的，兩個禮拜內，我若是不叫她認識我，我不姓魯。」溫嘯波道：「好，我看着你的，可是信叫我寫不叫我寫呢？」魯勝南道：「當然得寫，今天就得寫一封。」溫嘯波道：「你倒急碇兒。」兩個人吃完了，走回學校，魯勝南將手杖一丟，往床上一躺，口裏唱着戲劇的腔調道：「我的親愛的三號，哦哦哦哦！老溫，給我寫信！」溫嘯波原也是一種好奇心，他曉得寫信是沒有用處的，忽然魯勝南從床上躍下來，把溫嘯波嚇了一跳。魯勝南道：「我想起來了，寫封信叫武放人給帶了去，他一定跟王少珍認識，由他給傳進一下，順便叫他給介紹，一定成功！對！」溫嘯波道：「恐怕他還進攻不暇哪吧？他不見得能這麼給你介紹。」魯勝南道：「架不住我強迫他，同時再請請客，剛柔相濟，他就得給我辦，再者我預先聲明，決無野心，純是交朋友，他一定放心啦，我自己見着王少珍，我就有辦法。不是吹，你寫你的信，我去給武放人打電話。」溫嘯波道：「他這時候還許在春華女中呢。」魯勝南道：「當然，我就是往春華女中打電話，我跟你說，碰巧還許能把王少珍約來。」說罷一吐舌頭。溫嘯波道：「你別夢想了！」魯勝南跳出去了，到公用電話機旁，見有個同學正在打着電話，談着似乎很親密的樣子，推測通話的對方，必爲情人無疑。他因爲人家還沒說完，便隨便在附近走着，一邊低頭想給武放人怎麼打電話。徘徊了一會兒，見那人還在說着。他有點焦急，想先回到屋裏歇會兒，但又怕那人馬上說完，遂又等了等，摺下個樹葉子來，放在大指與食指作的

圓圈兒上，然後用右手掌一擊，拍的一聲，響得挺脆。一連打了幾個樹葉，那人的電話還沒有說完。他一賭氣，上廁所去了。由廁所回來，他以為那人一定說完了，誰知道還在說着，而且說得很高興。他罵道：「媽的，和什麼臭娘們聊上沒完啦」他把趙高找來，告訴趙高，那人打電話有兩個鐘頭啦，讓他攔攔。趙高搖頭道：「別說兩個鐘頭，就是人家站那兒一天，我也不敢憚人家呀。比方您要打兩天電話，我也不能叫您不打不是？」魯勝南道：「媽的，打兩天電話？我還睡覺呢。你是怎麼着，管不管？」趙高道：「那位大概也快說完了，您就再等一等。」魯勝南道：「你看他說上沒完了，那麼還有好幾個人在等着，你想個辦法把他的電話斷了就成了啦。」趙高想了想道說道：「要不然，您跟他們那幾位商量商量，那幾位等得大概也無奈心煩的了，和他們一商量，一塊兒跟那打電話的說去，說大家的電話，不能因你一個人說上沒完，他見你們人多，也就攔下了。」魯勝南一聽，也倒有理，遂走了過去，那幾位也正在氣憤着討論如何阻止辦法，魯勝南走來，心直嘴快。說道：「媽的，公共電話，成了私人電話啦！」大家一聽，又來個同志，不覺氣勢又壯。甲說：「這非得打倒不可！」乙說：「我們得討論對付辦法，提出抗議。」乙是專門愛說新名詞兒，不管放得對不對，是地方不是地方，他滿以為說新名詞是一種藝術。他姓伊，自己起了一個名兒叫伊人，很有點女性化，非常愛刀尺，可惜臉上並不潑亮，又黃又青，彷彿手淫過度的樣子。他接着說：「我們得向學校當局提交備忘書，這太無道理了。」魯勝南道：「我們一致反對，來，找

張紙，誰有鉛筆，咱們全簽上名。」丙說：「我們組織一個反對電話專用會起草委員會，由伊人起草。」大家通過贊成，伊人道：「敝人蒙各位擁戴，被推爲起草委員，不勝誠恐誠惶！我先把大綱說一下，第一則宗旨，是反對電話專用，至多不准過五分鐘。第二則如果違犯的話，交委員會斷然的處置之。」大家鼓掌，伊人接着說：「查電話之爲物，本係傳達便利，聯絡情感，戀愛媒介。不能一人專用數小時。以後如再有說上沒完者，立即割斷耳機，使之粉碎，予以莫大損害而後止。」說時，把拳頭憑空一擲，大家又鼓起掌來。魯勝南道：「我們團體要堅固，而且自己守着規約才成。」正說着，趙高道：「魯先生，看那人倒了。」大家一看，只見說電話的那人，竟倒在地上，原來電話耳機在院中，太陽直晒，他又在那裏站得很久，所以竟暈倒了。」魯勝南道：「不管他，我先打電話吧！」說着便拿了耳機，偏巧又忘號碼兒，半天沒說出來，自己都非常着急，這時外邊又往裏叫着電話，女人的聲音，找伊人的，伊人連忙跑過去接，這分亂，不曬也得暈，姓伊的接着電話，那邊說：「我叫了一個多鐘頭，怎麼老有人說着話？」姓伊的道：「可不是，那小子說了兩個鐘頭，我們正在商量提出抗議，偏巧他暈倒了。」那邊說：「他既然說兩個鐘頭，我們也得說兩個鐘頭。」姓伊的忙道：「哎呀，親愛的，我很願意和你多談，不過這兒有很多同學在等着。」那邊說：「我不信，一定是你不願意跟我多說，我現在憋着一肚子氣，不願意跟我談那就拉倒。」姓伊的道：「不是，真的。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是真的。」大家在旁邊都笑了，因爲看他可憐的

樣子，所以允許他多說幾分鐘。等到魯勝南打通了電話時，天也黑上來了，武放人剛剛走了。據說幾分鐘前還在這裏，魯勝南一聽，懊悔得厲害，這要不是那個人打着電話死氣白裂的沒完，那兒致於走了呀？越想越氣，回到屋裏，去見溫嘯波正和一個人在談話，細一看，却正是武放人，不禁大喜。溫嘯波道：「你上那兒去了？以電話爲由，周遊列國去了？」魯勝南道：「唉，別提了，真他媽的，我去打電話，一個人在那裏打個沒完，我剛打着了，又說放人已經走了，不想他却來到這裏。」溫嘯波道：「你剛才就是打電話來了嗎？好，這工夫，三趟前門都回來了。我以爲你出去了呢。」魯勝南道：「可不是，盡等打電話，這工夫可長去了。打電話的不要命，差點兒把命犧牲了。」跟着便把方才情形說了一遍。溫嘯波和武放人全樂得喘不得出氣來，魯勝南道：「先別說，這些個先提要緊的吧？」武放人道：「所謂要緊的，我全知道了，不過是那麼一蹣子事。」魯勝南道：「一定溫嘯波全跟你說了。」武放人道：「不用說我也知道呀，在春華女中，我早就看見你們兩個人，直眉瞪眼的看着王少珍。」魯勝南笑道：「可見你也很注意她呀！」武放人道：「那什麼話？誰不注意她呢？那麼一會兒的工夫，多少人給她送水果呀！」魯勝南道：「我說，你能給我介紹一下不能？不是玩笑，我是完全交朋友性質，決無野心！」武放人道：「野心不野心沒有關係，你不要跟我來這套，其實你公開說，我愛上她啦！有何不可，不必來虛虛僞僞的！我說，你別拿我當小孩子看，誰現在也不是胡塗傻子。」說得三人全笑了，魯勝南吐了吐舌頭笑道：「說真的